



ART289 JAN. 2015

# aaajiao (徐文恺)

## 从创客到新媒体艺术家

文 | Art289 记者 钱倩 图 | Art289 特约摄影 孙俊睿 发自上海

Art289 编辑\_陈静怡 Art289 设计\_李菲

### 2014年12月Art289月度新势力 | aaajiao

入选理由

阿角 (aaajiao) 以互联网式逻辑思考人的生存本质, 把美感赋予计算机指令、屏幕甚至电脑媒介本身, 创造出独特而微妙的作品。

“我要是还在豆瓣, 现在就有期权了。”听说豆瓣明年要发行IPO, 阿角打趣说。2006年, 豆瓣刚成立, 阿角是前20位员工之一。他花了三个多月为豆瓣网站做了页面标准化(W3C)。做完这件事, 他拒绝了豆瓣给他的职位, 来到上海, 专心于新媒体艺术创作, 从此再也没想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 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来

2014年11月22日, 原2010年世博会法国国家馆, 即现在的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举办“多重宇宙”开馆展。沿展馆巨大的弧形走廊上行, 不久就会见到阿角的装置作品《枯山水》。“枯山水”原为日本的一种文化产物, 他们在居所后院用细砂和石尊制出一个小型园林, 在没有山水的地方创造山水。阿角取其意, 在现实中创造用电脑计算出来的景观。他选了一个运动中的算法, 取静帧, 做出它现实中的形象。作品像一根根黑色的金属触手, 盘踞整个展厅, 但只要捏一下, 就会发现它其实软如海绵。

“多重宇宙”策展人李振华评价: “这5年来, 阿角是80后艺术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说早期他更像博主、创客、DIY的年轻人, 那么他这5年来的工作让我刮目相看。”8年前, 阿角还是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现在成了新媒体艺术领军人物。

互联网曾经是阿角最想做的事。1996年, 阿角读初中, 个人电脑刚开始普及, 从那时起他迷上电脑, 用的是建筑师母亲公司的一台Windows32。虽然也玩了一两年游戏, 但阿角没有像寻常故事里的青年那样沉迷于虚拟世界不能自拔, 到了初三, 阿角把兴趣转向个人网站, 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人网站站长。

少年阿角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彼时的他爱听摇滚, 如史密斯乐团(The Smiths)、治疗乐队(The Cure)、后朋克乐队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等。他还有一些介绍非主流音乐的BBS, 如Soulseek中文站, 每个人都是一棵树、暗地病孩子、黑蓝等网络论坛

上找到了伙伴。“那时不像现在, 听摇滚乐的哪哪都是。和你喜欢同一个乐队的人, 可能整个城市都找不出一个。所以当时的‘网友’, 之后都成了十几年的朋友。”

经过摇滚, 阿角对更抽象的实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依旧通过网络获取先锋的信息。2003年, 阿角创建了实验音乐网站Cornersound, 并由实验音乐进一步走到声音艺术。就像一个有“ID3洁癖”(无法忍受信息紊乱不整理的状态)的人, 他不断扩充知识体系、不断分类总结。阿角最先接触的是美国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 后来发现他与激浪派艺术(Fluxus)有关系, 再进一步发现影像艺术之父白南准也和约翰·凯奇一同演出过……在这个过程中, 阿角不知不觉中学习了当代艺术史。2006年, 意识到新媒体艺术在国外已经不断自我革新, 在中国却连影子都看不见的时候, 阿角把国外的新媒体艺术平台“We Make Money Not Art”引入中国, 做了个中文版“我们搞钱不搞艺术”。

“We Make Money Not Art”是介绍新媒体艺术的一个网络平台, 不时会有相关文章发布。阿角在网络上召集了一群人, 把这个平台翻译成中文。“我们搞钱不搞艺术”像是一把钥匙, 为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爱好者打开一扇大门, 它也成了阿角艺术生涯的敲门砖, 阿角因为这个博客式的网站受邀参加第二届中国博客年会, 此后, 博客年会又把他推荐给2007年4月举办的荷兰V2动态媒体协会(Institute for the Unstable Media)。那一年, 也是新媒体艺术在欧洲最红的时候, V2的议题是“中国”。新媒体策展人李振华、中国录像艺术之父张培力、长征空间创始人卢杰、新媒体艺术家胡介鸣等, 这些艺术圈里的大咖都因V2聚在了一起。在大会上, 他们注意到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讲座时介绍他的新媒体艺术网站。通过这个机会, 阿角也迅速结识了很多真正在做艺术、又能为他引路的人。

参加V2之前, 阿角曾去尼泊尔旅游。他由拉萨出发时, 碰上6年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大雪引发雪崩, 原本只要两天就能从拉萨走到樟木, 他们花了12天。在聂拉木到樟木那段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 他们

甚至徒步30公里，这次经历似乎给了他一种力量。回来时阿角在左小腿上留了个纹身，笑称是旅行纪念。在无时无刻不微信的时代，远看他的纹身会误解为二维码，近看才发现是个迷宫。迷宫在阿角看来是一座城，是钱锺书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是当时困扰他的一个终极问题。

选择亦是个围城。阿角可以留在豆瓣，边工作边创作新媒体艺术。要说有人给了阿角勇气跳出围城，这人就是策展人李振华。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在V2上相识，阿角向李振华介绍当时他正在探索的作品，一个影像互动装置。随后，李振华把这件作品纳入他在阿拉里奥画廊策划的展览“可持续幻想？中国媒体艺术展览系列之1999至2007”之中。于是阿角以艺术家的身份，与邱志杰、王郁洋、汪建伟等知名艺术家一道参展，这是他参与的第一个展览。彼时前路虽然不甚明晰，但阿角的选择是拒绝豆瓣的职位，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

##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新媒体

“已经有无数媒体问过我新媒体艺术是什么，你千万别问。”阿角很会讲道理，唯有谈到这个话题时，他拒绝作答。

“数据度量衡”是2009年阿角做的一个系列，共3件作品，分别测量数据的重量、长度和体积。重量方面，10个珠宝秤上分别放一张SD卡，每张卡中记录一个博客一年的数据，从1999年到2008年共10年。网站的拥有者是互联网史上发明网络日志（weblog）形式的人，也是博客（blog）的前身。长度方面，截止2009年中国封掉的所有网站的网址解码后，用打印机打出来，可以切断让观众拿走。体积则是把电脑数据通过指令转化成物理上的体积。阿角选用的数据是一个收件人邮件地址的名单，来源于他自己开发的服务“Art Mail Art”（一项编写邮件代码的服务）。他这一名单转为二进制代码，即0与1的数字排列，并给电脑一项指令：出水口由代码控制，0代表滴一滴水，1代表滴一串。水由烧杯在下面接着。这样，电脑数据在现实空间里拥有了实际体积。

有些作品，在你知悉原理的瞬间会有种一箭穿心的感觉，它给你带来一种模糊的概念，虽然背后的理论还不甚清晰。阿角把互联网数据和物理方法结合在一起，让Art289记者想起瑞士艺术家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借助物理定律创造的那些雕塑。阿角问自己，当数据从线上（online）到线下（offline），从运动到静止时，我们如何认知数据？他选用人们对物件价值最基础的测定方法：测量重量、长度和体积。

2009年没有多少人理解数据度量衡，因为很少有人看得懂。这两年它却越来越受欢迎，借展不断。“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2007年还在质疑你到底是不是艺术，现在是你看起来好像是艺术，可你能不能再艺术一点？”2006年至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火起来的时候，新媒体艺术还被拒之门外。现在虽然已经变成一个艺术类别，定义却还不够清晰。阿角认为，新媒体是对媒体的革新，而不是单单使用播放器或电脑技术这么简单。

同样，新媒体艺术历史短暂，要存活下来，不承上启下、不形成一种稳固的脉络是不行的。听摇滚的时候，阿角在BBS上遇到了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这些人中很多后来都找了工作，有了家庭，过上了中国社

会典型的生活。也有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家，做了摇滚乐或投身媒体行业。同一起点，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滋味。“现在看中国当代艺术圈，生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人，很多都是从这些论坛走出来的。”这些老朋友里，有刚刚与刘嘉玲合作影像作品《信》的艺术家程然，有曾与杭州音乐家李剑鸿一起出过噪音专辑的艺术家陈维，他们是炙手可热的新媒体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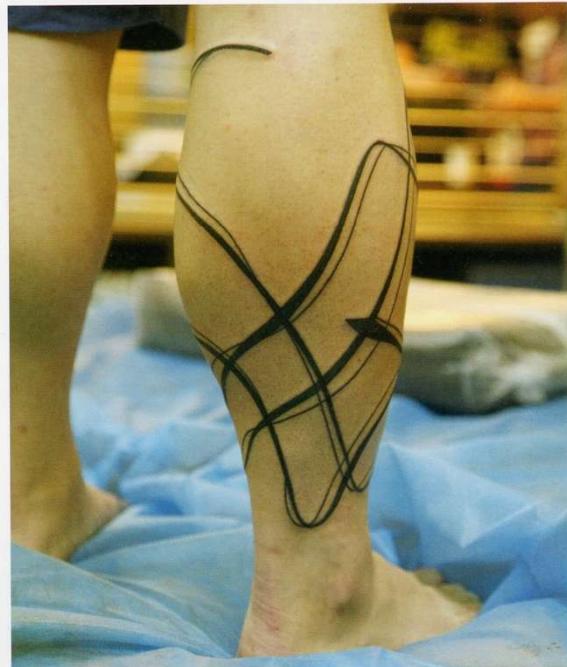
“别和我们谈文艺，你们说的那些很多是我们玩剩下的。”对还未走出校门，学习新媒体艺术的那些90后小朋友，阿角常这样说。要是对方表现出非此路不走的决心，阿角又会热心地给他出主意。

## 屏幕与人，面对面的对峙

“数据度量衡”是阿角正式做的第一个装置系列，4年后阿角给它一个评价，是一种“有些蠢的媒体考古学的方式”。不是因为它真蠢，而是阿角自我怀疑和颠覆的速度太快了。其实是技术的发展太快了。“现在你不能不玩微信吧？就算微信不玩，朋友圈也不能不刷吧？”有些想要证明自己没有在玩手机上耗费时间的人，纵想奋起反驳，最后也只能默然。

10年前的那句笑话：“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今天已不再受用（有人甚至为某只猫申请了微博）；10年前，“网友见面”还是一件颇有神秘感的事情。人的存在曾经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有了虚拟空间（online）和现实世界（offline）的分别。而这些年，从个人电脑到移动终端，人们不知不觉无法摆脱网络世界；在这个时代，要做到完全下线已经不可能了，无数的人像一个个节点，组成了互联网。

2013年阿角在K11艺术空间做的“屏幕一代”个展，便是这样一



aaaajiao《身体的影子》LED屏幕、亚克力组件 尺寸可变 2014年



“数据度量衡”系列：  
 aaajiao《长城长》可丽耐、热敏打印机、热敏纸 76×30×280cm 2010年(中)  
 aaajiao《博客考古》亚克力、电子秤 240×350×140cm 2010年(右)



aaajiao《柔软》装置 280×102×30cm 2013年

个宣言，人类生活里，上线与下线的区隔再也没有了。网络时代的交流，面对面的关系被弱化，在聊微信、聊QQ、发邮件的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在和屏幕做着无声的对话。屏幕成了与人相对的那一方，它被阿角形容成一个时而狡黠、时而敦厚，也大胆、也忧郁的存在。作品《静止》乍看像休眠状态的显示屏，但实际上阿角模拟了屏幕漏光的样子。所谓屏幕漏光，指的是屏幕与背板边框封装不严、故障或者老化引起的屏幕边缘射出光，在纯色背景上液晶面板出现局部发白的现象。而《闹》则如其名，辨识度极强的雪花点占满整个屏幕。阿角想以此体现屏幕的性格，并非拟人，而是与人面对面的对峙。“我们都不约而同被眼前的屏幕所取代，也都不可避免地将眼前的屏幕视为对方的替代品。这让我对一直以来坚信的‘人类’(human)的定义第一次抱有了怀疑的态度。”策展人袁晓霁评价道。

“而人站在屏幕的另一面，就像屏幕也在人的另一面。”批评家李邁德(Edward Sanderson)认为阿角的“屏幕一代”系列传达着“科技在自我利用，在它自身的存在中呈现自己”这种双向的透视。让阿角从众多新媒体艺术家中跳脱出来的特质是，他的反思是对媒体的反思。应该如何定义新媒体艺术？它并不是作品中涉及到媒体播放平台这么简单。

“宣言”完成后，阿角始终处于摸索状态。他开始在虚拟世界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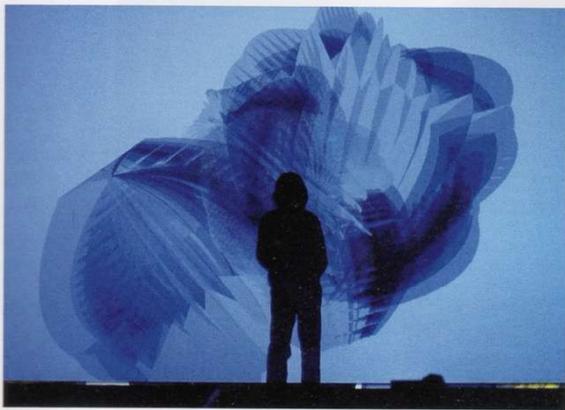
造实物，作品《物》中旋转的物体，乍看之下像园林里的石头，其实阿角团队的设计无论在质感还是反光上，都不符合物理定律，这样的石头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接着他又在现实中造虚拟物，即前文提及的《枯山水》。

2015年1月，阿角的第三次个展在LEO XU PROJECTS开幕；2015年5月，LEO XU PROJECTS将携阿角参展纽约弗里兹艺博会(Frieze New York)，带去他的项目“身体的影子”。此项目由他与十几年的好友，现居杭州的名中医车医生合作，通过3D技术模拟人体经络构成，把经络在平面上绘制成不同形态的线条，再把此图纹在腿上。阿角将采用行为、影像和纪录片等多种形式。所谓“身体的影子”，指的是支撑整个人体，却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组织。阿角先做了一次“显影”，再把它纹在身上。

阿角近期作品显然已经离最初的“高科技”相去甚远，有着更多美学和哲学上的思考。30岁的阿角不再执迷于算法——算法有穷尽；不再执迷于科技——他不是工程师，不在科技的尖端。艺术是他反思媒介之后呈现出来的东西，如果艺术能说清楚，那说就好了，何必做艺术？正是这些很难用语言形容清楚、貌似模糊的东西，让艺术区别于互联网产品或应用，它代表的是互联网背后的文化价值。“讲不清楚可能你的目的性不强，”阿角说，“生活便是这样。”

## 对话

## Art289对话aaajiao



阿拉里奥画廊的展览“可持续幻想? 中国媒体艺术展览系列之1999至2007”现场。

**Art289：你应该不会画画吧？**

**阿角：**做够10年大家都没什么区别。我不会画画，但以前的东西是我编码做的，只是换了一种东西，本质上思维的严谨性是类似的。

**Art289：想过回去做互联网会是什么样吗？**

**阿角：**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总会想把现在开拓出的线索延续下去。当你的创造力下降的时候，也需要新的艺术家接起这个线索来。

**Art289：非专业院校的人怎么进入艺术圈？**

**阿角：**看造化，看机遇。很简单，你认识一个人，得到一个好的机会你就进来了。我这一代新媒体艺术家，除了我大部分都是美院体系培育的。

**Art289：后悔自己的选择吗？**

**阿角：**我的人生准则是从不后悔。包括做“新单位”（新单位是阿角于2011年创建的一个互联网结构的工作社群，为设计师、创业者、艺术家和极客们提供办公会议环境，并举办展览、讲座和工作坊）赔了那么多钱，也不后悔。它消耗了你的钱，磨练了你的意志。新单位也是很互联网结构的尝试，我们想创建一个创意社群，可是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

**Art289：谈谈你对科技的看法？**

**阿角：**现在我讲科技，更多地是讲它产生的本源、人类生活的结构化的东西。5年前我讲到科技这个词，讲的是很实际的技术。现在我不在

**aaajiao（徐文恺）**

1984年生于中国西安，后移居上海工作、生活至今。他的作品通常专注于对数据的挖掘和使用，并试图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将其表现，以此在数据与现实的“调制解调”之中完成对作品内涵的完整表达。他对中国新媒体艺术最重要的审美贡献在于他以自身的活跃姿态，在电脑软件的艺术应用方面，尽力扮演了国内外最新趋势的交流者与先行者角色。

**个展**

2014年“屏幕一代”9平米美术馆 上海  
2013年“屏幕一代”K11艺术空间 上海  
2013年“屏幕一代-前传”C空间 北京  
2011年“安慰剂”其他画廊 上海  
2010年“控制”视界艺术中心 上海

**近期群展**

2014年“2014 OCAT埃克尔于贝尔奖入围展——镜之真相”OCAT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 上海  
2014年“真相部II——再造界城”博而瞻画廊 北京  
2014年“多重宇宙——有限与无限存在与共存”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 上海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今日美术馆 北京  
2014年“虚拟蜕变5+5”chi K11美术馆 上海  
2014年“沉默——1990年代”巴利斯特赫林画廊 巴黎  
2014年“齐物等观——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14年“又一次发声——来自上海的媒体艺术”Momentum 柏林  
2014年“电光火石——桀骜不驯的对象”泰康空间 北京

乎技巧的表达方式，而是其背后的故事、产生的原因和对人的影响，或之后科技是否还会以这个词出现。人改变了时代，但人同样在被改变。人的能动性是很大的，但被改造的速度也很快。科不科技，重点在于科技也是人创造的，但它影响着人。

**Art289：对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是否习惯？**

**阿角：**以前是学生，现在是社会人。我没有特别具体为谁工作过，可能很难体会那样一份工作的感觉。但之后独立工作和做新单位，该体会的都体会到了。作为艺术家个体，可能和生存空间有关系，上海环境比较宽松，没有觉得身份被挤压。

**Art289：你的很多作品都有合作署名，这是为什么？**

**阿角：**这个合作是我故意放大的。很多艺术家做装置有其它人参与，但他们不会把这些人拿出来讲。其实过程中有涉及技术部分，但不是简单的技术，有很多和概念、跟人相关的东西。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放在这里，我希望用公平透明的方式。这个方式会慢慢融进作品里。养成平等合作的习惯，会更容易和专业的人做更有趣的事，而不是雇佣买卖这么简单。

**Art289：做艺术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挫折？**

**阿角：**挫折永远都有。有资金的问题，有本地制作技术瓶颈的问题。很多你能想到、设计出来，但没办法按你的想法实施。当所有环节都有问题，挫折就变成常态了，就不用拿出来讨论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